

〔苏〕恰可夫斯基著

未婚妻

陈殿兴 刘广琦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WEIHUNQI

未婚妻

[苏] 恰可夫斯基 著
陈殿兴 刘广琦 译



未 婚 妻

[苏]高可夫斯基 著

陈殿兴 刘广琦 译

责任编辑：郭德成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1,000 印张：10.25 印数：1—86,000

统一书号：10109·1521 定价：0.84元

目 录

1. 法庭.....	(1)
2. 沃洛佳.....	(12)
3. 瓦丽娅.....	(23)
4. “我什么都经受得住”	(37)
5. 库德里亚弗采夫.....	(60)
6. 信.....	(77)
7. 日哈列娃.....	(84)
8. 接信之后.....	(98)
9. 安德烈.....	(108)
10. 一线希望.....	(125)
11. 米特罗欣.....	(140)
12. 巧遇.....	(155)
13. 皮沃瓦罗夫.....	(168)
14. 托尔库诺夫.....	(178)
15. 四十二公里处.....	(185)
16. 电话.....	(189)
17. 突然来访.....	(194)
18. 证人.....	(211)
19. 五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219)

20. 意外的召见.....	(228)
21. 科马罗夫.....	(240)
22. 沃洛布耶夫.....	(251)
23. 决斗.....	(257)
24. 福明的来信.....	(275)
25. 谈心.....	(282)
26. 总结.....	(290)
译后记.....	(307)

法 庭

人家告诉她：“案件审判在二楼，第六审判庭。”

瓦丽娅慢慢地上着楼梯，想尽力推迟那个可怕时刻的到来。在楼梯平台靠栏杆的地方，站着一些人。他们在吸烟；只有这个地方允许吸烟。一些人在故意高谈阔论，另一些人则象在医院似地低声耳语。

上了二楼以后，瓦丽娅看到一扇门上挂着一个方块纸牌，上边写着阿拉伯字码“6”字，便推门进去了。

她来得最早。一排排漆成褐色的低靠背长条椅上还没有坐人。

瓦丽娅坐在最后一排，把身子靠到低矮的很不舒适的靠背上。她的正前方是一个比地板略高一点的平台。台上摆着一张桌子，桌上蒙着绿绒布。桌后边立着三把圈椅。正中那把最高，旁边两把稍矮一些。这些圈椅都漆成了褐色——三把空椅的长方形高靠背上画着苏联国徽。

瓦丽娅对着这三把空椅子看了许久，后来才注意到在左边稍远一些地方有一个讲坛，侧面靠墙在褐色木栏杆里面放

着四把普通椅子。

在与蒙着绿绒布的桌子垂直的位置上，还并排放着两张桌子，没有引起瓦丽娅注意。褐色的栏杆，一排排低矮的长条椅，带国徽的靠背高得出奇的圈椅，——这些东西，瓦丽娅生平第一次见到。它们旁边的那些普通办公桌和普通椅子是司空见惯的，大概是随意拿来的，象靠窗的那张小桌子一样。

这里，在这个审判厅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同瓦丽娅以往的生活没有丝毫联系。她好象置身于另一个无法理解的空间。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的街上的嘈杂声，窗外那些熟悉的楼房，以及瓦丽娅那种似乎同时置身于两个世界的感觉，所有这一切更加突出了瓦丽娅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令人惶恐不安的特点。

瓦丽娅想象不出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将是什么情景。她只知道这件事将在这个审判厅里发生。

带国徽的三把高靠背圈椅和用木栏杆圈起来的那四把普通椅子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除了这些椅子之外，她什么也看不到了。她没注意到，她刚才打开的那扇门，时关时开，人群熙熙攘攘。有的人犹豫一会儿又走开了，有的坐到了长条椅上。

瓦丽娅把目光从木栏杆里边的普通椅子上移到那三张高靠背圈椅上以后，心里想道：“他将坐在那里。审判员将在这里就坐。”

审判厅几乎仍然是空的。五六个人，决不会多。瓦丽娅心想：“他们来干什么？同他们有什么关系？一个红脸膛、头象球一样圆的身材肥胖的男人，一个拿着花色手提包的中

年妇女，一个拄着双拐的残废……他们来干什么呢？他们是他的什么人？……亲属？”

可是他并没有亲属呀。他没有亲人。除她以外，他什么亲人也没有。她知道这点。可他们来干什么？……

门又开了，一个魁伟英武的法警走进了大厅。接着瓦丽娅看到了沃洛佳。他走在那个法警后边，低着头。

瓦丽娅觉得沃洛佳这十四天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他穿着一件她非常熟悉的咖啡色旧西服上衣，右领微微翘着。瓦丽娅马上就认出了那条暗黄色的针织领带是她去年送给他的……可是沃洛佳的样子跟从前完全不同了。他的身躯从前总是挺得笔直，可是现在却弯起来了，好象肩上压着无形的重担。他的脸从前总是丰润清秀的；可是，现在却明显地消瘦了，可能因此，他那几乎要连到一起的两道浓眉便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沃洛佳的步履，他的表情，他的全部神态都透露出他感到厌倦、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抱着冷漠的态度。他同瓦丽娅所了解和热爱的从前那个沃洛佳判若两人，瓦丽娅心里感到难受极了。

“到这里来，”那个法警先进到木栏杆里以后便大声说道。

沃洛佳没有抬头，跟着进去，坐到法警旁边的椅子上。这时瓦丽娅才注意到沃洛佳身后还跟着一个青年；这个青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青年后边也跟着一个法警。那个不认识的青年挨着沃洛佳坐下。第二个法警坐到了剩下的那把椅子上。

门又开了，这次开的是侧门，——瓦丽娅刚才没有注意到这扇门，——匆匆忙忙地走出了一个小姑娘来。她站到小桌

旁边，眼睛没看大厅，低声说道：

“审判员出庭，请起立。”

走在前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半老的妇女。跟在她后边的是一个神情忧郁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殿后的是一个上年纪的男子，几乎可以说是个老人，他矮身材，窄胸膛，戴着一副老式眼镜，金属镜框在闪着亮光。

他们走到高靠背圈椅旁边，那个拿着文件夹的人说了一声：

“请坐。”

审判员们便不约而同地坐到椅子上，拿文件夹的坐在中间，妇女和戴眼镜的老人坐在两旁。

“扎列琴斯克州加里宁区人民法院宣布开庭，”坐在中间的审判员用不大的稍微有些喑哑的声音宣布。“本庭将审理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哈尔拉莫夫被指控触犯刑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维亚切斯拉夫·费道罗维奇·瓦辛被指控触犯刑法第一百零八条的案件……”

瓦丽娅想听懂审判员所说的每句话的含意。但是对她说来主要的事情不在于听懂审判员的话，而在于使沃洛佳看到，无论如何要使他看到，她在这里。

她用两手抓着她前边那排长条椅的靠背，身子向前探着，盼望沃洛佳会回头看一眼。审判员的话，她几乎没有听见。她没有注意到同审判员桌子垂直的那两张办公桌旁已出现了几个什么人。她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低着头坐在木栏杆里面的那个人吸引去了。

瓦丽娅心里想道：“他瘦了，脸瘦得多了。这十四天在民警局或监狱他过得怎样呢？想过我没有？知道并相信我会

来吗？哎，抬起头啊，沃洛佳，看看我啊，我在这里呢，离你很近，几乎在你旁边……”

“被告哈尔拉莫夫，”审判员高声喊道。“站起来！您的姓、名和父称？……”

沃洛佳站起来，疑惑地耸耸肩膀，低声答道：

“哈尔拉莫夫……”

“回答法庭的问题要清楚完全：姓、名、父称、年龄、职业。”

“姓哈尔拉莫夫，名弗拉基米尔，父名安德烈耶维奇，二十三岁，职业电站工地第五工段电工，”沃洛佳机械地回答着，好象不明白审判员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

“回答必须清楚，完全，”审判员提醒他，嗓音没有提高。“被告瓦辛……”

坐在哈尔拉莫夫旁边的那个身材不高、已经发胖的青年，一听到审判员提到他的名字，便立即站了起来。

他把自己那不高的身躯挺得笔直，双手垂直贴到裤缝上，急急忙忙地答道：

“姓瓦辛，名维亚切斯拉夫，父称费道罗维奇，二十五岁，电站工地第五工段汽车队司机……”

审判员问他有什么请求，他急忙答道：

“没有。完全相信法庭。”

别的话，在瓦丽娅听来好象从远方传来一样。她隐隐约约地听到审判员宣布了法庭组成名单，问被告是否信赖这些人，接着列举了公诉人和律师的姓名，又问被告是否要什么人回避，对他们说明了他们的权利……

审判员说的许多话，瓦丽娅都没注意听。可是他问沃洛

佳的一个问题，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被告哈尔拉莫夫，您是否同意戈卢鲍娃律师为您辩护？”

“为我辩护？律师？”瓦丽娅感到沃洛佳是在惊奇而且有些隐痛地反问。“我不需要任何律师。”

审判员依次侧身同那个半老的妇女和那个老人商量了一下，便宣布道，鉴于被告哈尔拉莫夫拒绝律师辩护，本庭就地研究，决定解除戈卢鲍娃同志参预审判工作。

一个梳着高高的发髻的年轻妇女便从同审判员桌子垂直的那张办公桌后边站起来，匆忙地把文件装进一个浅黄色文件夹里，离开了大厅。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拒绝律师辩护？”瓦丽娅惶惑地想道，这时又传来了审判员的声音：

“电站工地第五工段社会团体请求允许格里戈里·斯捷泮诺维奇·克鲁格洛夫担任瓦辛的人民辩护人。公诉人、律师有意见吗？……”

没有人反对。

审判员又把身子依次侧向自己身旁的那两个人，嘴唇微微翕动了一会儿，便宣布道：

“本庭就地研究，决定允许人民辩护人……您只给瓦辛辩护吗？”

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圆脑袋、红脸膛的男人欠了欠身子，急忙答道：

“是的。只给瓦辛一人辩护。”

“好。法庭允许……”审判员看了自己的文件一眼说：

“格里戈里·斯捷泮诺维奇·克鲁格洛夫担任人民辩护人。”

克鲁格洛夫同志请到那里就坐。”他用头向办公桌旁边空着的那张椅子指了一下。

“瓦辛，只给瓦辛一人辩护。”瓦丽娅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好象方才审判员还念过瓦辛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的名字。大概就是坐在办公桌旁边的那两个人：一个年轻人虽然天气闷热，仍然身穿一件深色西服上衣，白衬衫，系着领带，穿得整整齐齐的；一个服饰勋尉的肥胖的妇女，膝盖上放着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谁给沃洛佳辩护呢？瓦丽娅真想喊出来：“我，我要给他辩护！他们不了解他呀，他们不了解！我了解。我应当替他辩护！”

可是她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审判员读道，“‘电站工地第五工段司机维亚切斯拉夫·费道罗维奇·瓦辛奉命驾驶戛斯51型汽车，车牌号码AT0851，到郊区供应基地去提取电缆。电工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哈尔拉莫夫被派作他的助手。根据行车单上的记载，他们十八时二十分出城。当时天在下雨……’”

“十八时二十分，”瓦丽娅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想道：

“那时他大概认为他能来得及……我们约好是晚上八时四十分见面。他还有两个多小时的工夫嘛。”

“‘……车上了沃罗宁斯克公路以后，’”审判员继续念道，“‘哈尔拉莫夫，他当时跟瓦辛一同坐在驾驶室里，要求瓦辛把车交给他驾驶，声称自己一九六二年汽车学校毕业时曾获得驾驶执照……’”

现在瓦丽娅觉得她同沃洛佳一同坐在驾驶室里，看着眼

前象带子一样的黑乎乎的公路。雨点在敲打着防风玻璃，——对，对，那天晚上下雨来着——刮水器不停地在玻璃上划着半圆形。沃洛佳坐在方向盘后边（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开车，虽然知道他曾经在汽车学校学习过）。

“‘作为证人和被告而受审的维亚切斯拉夫·费道罗维奇·瓦辛承认自己有罪，不该把汽车交给一个没有作为驾驶员在行车单上登记的人驾驶……’”

瓦丽娅耳听着审判员呆板的声音，眼前却奔驰着没有尽头的黑乎乎的象带子一样的公路，她已经看不到挡风玻璃了；她觉得雨点直接打到她的脸上，象那天晚上她站在电影院门口一样……

“沃洛佳，沃洛佳，”她在心里反复呼唤着，“告诉我，审判员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你在他心目中是所谓的：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你，今后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哎，沃洛佳，看看我呀！难道你不知道，感觉不出来，我在这里呀，我，我，我在这里，看看我，告诉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会事，我会理解的，马上就会理解，以前我多么理解你呀，甚至你心里有事不说……哎，沃洛佳，看看我呀，我马上就会完全理解……”

“‘这样，’”审判员平板的声音在继续响着，“‘已经确认，维亚切斯拉夫·费道罗维奇·瓦辛非法把戛斯51型汽车，车牌号码 AT 0851，交给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哈尔拉莫夫驾驶，后者开车沿沃罗宁斯克公路行驶，在四十二公里处发生车祸……’”

审判员看来是个近视眼。他用两手把打开的文件夹差不多要捧到眼上了。因此，瓦丽娅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只听

到他那平板而冷漠的声音。

“‘……被害人德米特里·叶戈罗维奇·萨弗拉索夫，一九四八年生，当时骑自行车往同一方向行驶，他被撞致伤，危及生命……’”

“怎么办哪，怎么办哪？！”瓦丽娅在心里反复叨念着。
“多不幸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发生了不幸，瓦丽娅早就知道。她先是去找沃洛佳的工作单位。那里让她去找预审员皮沃瓦罗夫。皮沃瓦罗夫对她的全部问题只回答了一句：

“撞人了。”

瓦丽娅想弄清楚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发生的，沃洛佳为什么开起车来。可是皮沃瓦罗夫的答复是：

“预审期间不能提任何问题。清楚吗？”

这些天来，瓦丽娅一直相信：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现在，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她却第一次听到了正式提出的指控，她明白了：事情比她想的要严重得多……

“‘八月十五日傍晚，沃罗宁斯克公路地区下雨，因此车行道上的沥青路面处于湿润状态……’”

“雨，雨，雨……”这个词不知怎的滞留在瓦丽娅脑海里，瓦丽娅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它。

“‘根据苏联公路交通规则第……条的要求，司机，在目前的情况下，即弗·安·哈尔拉莫夫，必须加倍注意行车

安全，因为在湿润的沥青路面刹车要比在干燥的沥青路面上刹车困难得多……’ ”

瓦丽娅觉得，审判员读的这些拙笨冗长的句子象一些木栅栏在把沃洛佳包围起来，使他脱离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世界，使他脱离审判厅窗外的全部生活。

“‘但是哈尔拉莫夫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责任心，’ ”审判员稍微提高了一下嗓音继续读道，“‘在沃罗宁斯克公路四十二公里处发生车祸，撞了德·叶·萨弗拉索夫，没有停车，继续行驶，在公路的四十三公里处才被交通岗的民警扣住……’ ”

“车祸，车祸……”现在瓦丽娅重复着这个字眼儿。这就是说，汽车把人撞倒，被撞者头破血流、两腿骨折，躺在那里，这种不幸事件的名称就是车祸。瓦丽娅心里想道：

“生活里往往就是这样，一切都好，阳光明媚，路面清楚，忽然大雨倾盆，天昏地暗，一团混乱……车祸！可是那个萨弗拉索夫怎样了？为什么审判员关于他的近况只字不提呢？‘被撞致伤，危及生命……’这句话如何理解？他活着？他多大年纪？十六岁？我的上帝，差不多是个孩子……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难道沃洛佳撞倒了他，竟没有停车？…”

“‘作为被告受审的哈尔拉莫夫供认，没有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也没有看到把他撞倒，只听到了一个不怎么响的撞击声。当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车灯耀眼，无法看清楚，他断定撞击声是车轮下一块石头碰到挡泥板所致。在勘测车祸现场时已向哈尔拉莫夫提出无可辩驳之事实，因此哈尔拉

莫夫在预审时已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萨弗拉索夫所受之伤势，已由法医鉴定予以确认。现在萨弗拉索夫在加里宁区医院住院治疗……”

“他活着！”瓦丽娅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又开始盯着沃洛佳，心里暗暗地希望他向她这边看一眼。可是沃洛佳仍然没有看她。他看着窗户，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珠一动不动。

审判员停顿了一下，翻过了一页。

“作为被告受审的维·费·瓦辛供认，他允许哈尔拉莫夫开车，是因为后者坚持请求，并把驾驶执照拿给瓦辛看，而且说自己有驾驶经验。瓦辛完全承认，他非法让哈尔拉莫夫开车是有罪的……”

当审判员提到瓦辛的名字时，瓦辛驯顺地点点头表示赞同。

瓦丽娅想起来了：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人就曾告诉过她：如果久久地凝视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一定会感觉到身上的目光而转过身来。她便努力聚精会神地凝视起沃洛佳来。但是沃洛佳竟没有回过头来。

瓦丽娅心里只想着沃洛佳，审判员读的许多东西都被她忽略过去了。她只听到了最后一句：

“……应由扎列琴斯克州加里宁区人民法庭审理。”

她看到审判员把文件夹合起来，放到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沃洛佳

“被告哈尔拉莫夫，站起来！向您提问的时候，您应当注视审判员，而不应当看窗户。”

沃洛佳慢慢地把头转向审判员。

“您清楚对您的指控是什么吗？您承认有罪吗？”

“是的，”沃洛佳低声答道。“看来我真撞了……在这点上我有罪。”

“您为什么请求瓦辛把方向盘交给您？”

沃洛佳沉默着。瓦丽娅在心里暗暗恳求他：“回答呀，回答呀。你为什么沉默呢？”

“您想回答吗，哈尔拉莫夫？”审判员微微提高了嗓音问道。

“是的。”

“向您提出了问题，您就应当……”

“现在让我说什么好呢？”沃洛佳问道，他的声音里仍然含着隐痛。

“不能问法庭，”审判员没有提高嗓音，但语调是严厉